

特約撰述

# 中國對台政策及台灣總統選舉

1996-2000 年

China's Taiwan Policy and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1996-2020

松田康博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壹、緒論

由於台灣民主化的緣故，中國對台政策面臨根本性的困難，並使兩岸關係變得更加複雜。<sup>1</sup>特別是台灣「反對統一」的民意往往定期以選舉結果的方式，對台灣政府進行制約。以小笠原欣幸的觀點來看，對 1996 到 2016 年的總統選舉進行分析表明，「中國」被視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sup>2</sup>無庸置疑，中國對台灣民主化進程及選舉造成

---

\* 本文以 2020 年 5 月 30 日舉行的日本台灣學會第 22 會學術大會公開研討會〈台灣總統選舉的四半世紀〉、與松田康博〈中国の対台湾政策と台湾總統選挙：1996 年～2020 年〉（刊載《日本台湾学会報》第 23 號）報告論文進行修改，並於 2021 年 6 月翻譯為中文。感謝該雜誌編輯委員會許可轉載。

<sup>1</sup> 兩岸關係廣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的關係。雙方官員原則上不將其視為國與國的關係，兩岸關係即「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多簡稱「兩岸關係」。另外，由於彼此不承認對方為國家，因此，台灣當局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大陸」或「大陸」，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絕不使用台灣自稱的「中華民國」，而是以「台灣」或「台灣當局」稱呼之。在本章特別引用的部分，除一般常見的「中國」及「台灣」之外，這些名稱將混合使用。

<sup>2</sup> 小笠原欣幸，《台湾總統選挙》（東京：晃洋書房，2019 年），頁 51-53。

的影響甚鉅。本文試圖針對過去 7 次台灣民主總統選舉過程，了解中國對台政策造成何種影響，並以時間推移及宏觀角度進行分析。

對中國而言，統一乃任何人均不得否定及挑戰的國策，也是意識形態上的目標。但是，只要放棄「武力解放」，繼續採取「和平統一」政策，中國就必須將台灣引入統一談判的場域。若台灣不接受統一談判，中國也會避免實質性使用武力的行動，改採取務實方式處理對台關係。中國放棄「武力解放」政策後，對台政策便以此範圍內進行推動。據此，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共產黨或中共）在不以武力取得勝負的狀態下，改採統一戰線的方式進行。統一戰線（United Front）是「為實現自己的戰略任務，團結本階級各個階層和政治派別，並同可以團結的階級、階層、黨派、團體及社會力量，在一定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結成的政治聯盟」，<sup>3</sup>亦即聯合盟友，延攬中間勢力，然後孤立主要敵人並將其打倒的戰略。統一戰線工作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和建設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sup>4</sup>與武力鬥爭及黨建並稱為中國革命三大法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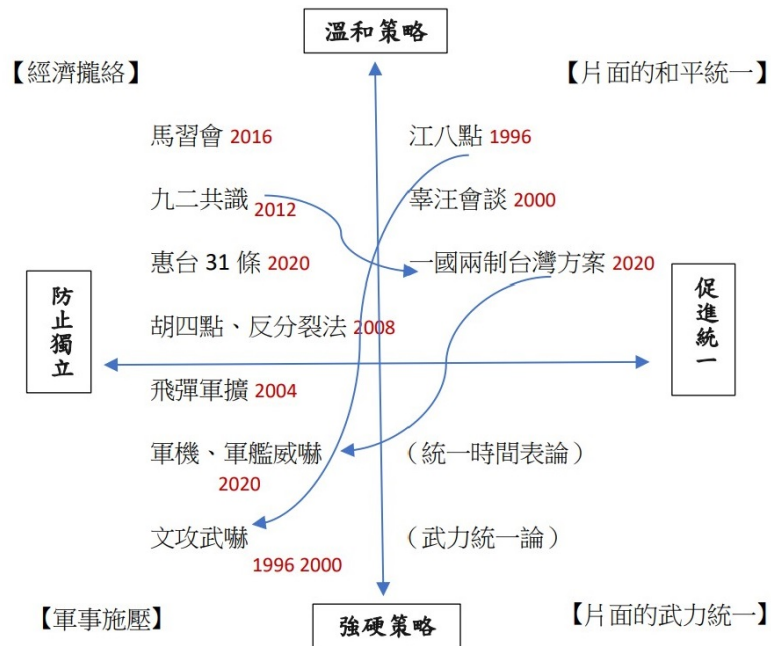
換言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是在台灣尋求盟友，延攬中間勢力，從而打擊主要敵人。從 1996 到 2020 年的選舉中，中國為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領導階層，在台灣 7 次總統選舉中，兩個政黨則選出 4 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與之相對。在 7 次總統選舉之中，中國如何分析台灣社會的政治勢力，採取哪些政策，對選舉結果產生何種影響，對此，本文將在結語進行詳盡說明。

---

<sup>3</sup> 熊復主編，《世界政黨辭典》（北京：紅旗出版社，1985 年），頁 7。

<sup>4</sup> 中國統一戰線辭典編委會編，《中國統一戰線辭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年），頁 17。

圖 1：相對總統選舉之主要中國對台政策概念



說明：每個象限皆有獨特的政策和舉行總統選舉的年份。

出處：作者自行整理。

如上圖 1 所示，中國對台政策的設定如下：X 軸是「促進統一」及「防止獨立」，Y 軸是「溫和策略」及「強硬策略」。據此產生 4 種分類，分別為「片面和平統一、經濟攏絡、軍事壓力、片面武力統一」，以此分析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政府對台政策分析。

## 貳、1996 年選舉：從「江八點」到「文攻武嚇」

江澤民政府與李登輝政府的關係，一開始相對地存在合作現象。中國視李登輝政府為推動統一合作可能的中間勢力，並試圖加以攏絡。1989 年 6 月第 2 次天安門事件後，突然被提拔為最高領導

人的江澤民與鄧小平不同，由於在實力及魅力(charisma)方面皆有所欠缺，因此可能仿照鄧小平推動香港回歸的功績，很早就開始試圖在統一台灣方面取得歷史性成就。

李登輝總統在 1990 年獲得新的 6 年任期並強化政府基礎後，便推出新的大陸政策，例如在總統府設立國家統一委員會、行政院設立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並設立財團法人海峽兩岸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分別做為新的大陸政策研究諮詢會議、決策機構及執行機構；其中，海基會是以作為兩岸雙方間接接觸為前提設置之民間機構。<sup>5</sup>相對地，江澤民政府在 1991 年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sup>6</sup>事實上便是為呼應海基會作為對應「民間」組織而成立的。藉此平台達成「間接接觸＝實務對話」目標並於 1993 年 4 月下旬舉行「汪辜會談」（台灣稱為「辜汪會談」）。

會談場所選擇在兩岸以外的第三地新加坡進行，在此會談中，就兩岸關係實務議題上締結 4 項協議。<sup>7</sup> 中國方面對於「對等地位」一事比起台灣更加有所關心。因此，暫時達成「間接接觸＝實務對話」的目標。1994 年 3 月，千島湖事件發生，<sup>8</sup>眾多台灣籍旅客遭到殺害，導致台灣對中國大陸的感情惡化，但在此時間點下，如圖 2 所示，台灣人在身份認同上多數仍為「中國人」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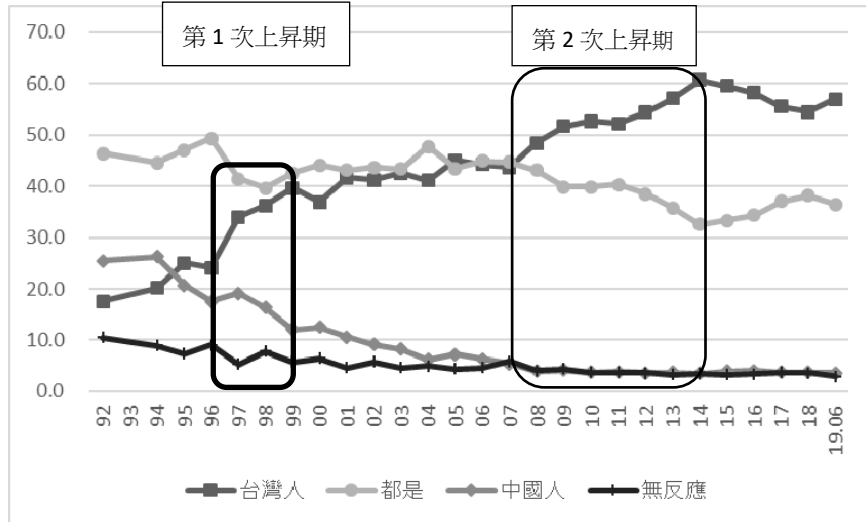
<sup>5</sup> 松田康博，〈中国の対台湾政策：江沢民 8 項目提案の形成過程〉，《防衛研究》（防衛研究所）17 号（1997 年 10 月），頁 10。

<sup>6</sup> 同上，頁 12。陸委會對口為 1988 年設立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

<sup>7</sup> 同上，頁 16-18。

<sup>8</sup> 浙江省千島湖的遊艇下落不明，隔天發現包含 24 名台灣旅客在內，共計 32 名乘客遺體。事後釐清為強盜放火殺人事件，殺人方法極其殘忍。然而，中國方面專斷官僚主義的處理方式，加上台灣媒體煽動報導，引發台灣人對中國的不滿，反彈聲浪一夕高漲。

圖 2：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2019.6）



資料來源：「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2019.6)」，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https://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2020年5月8日瀏覽、作者以此為基礎繪製而成。「上升期」係指台灣人認同增加的時期。

中國被迫進行應對的時刻，是1994年台灣國民大會通過修憲後準備進行的總統選舉。當時，台灣正進入民主化過程的最終階段，此次修憲決定自1996年開始，總統由台、澎、金、馬地區直接選舉產生；換言之，幾乎是在台灣選出事實上的「台灣總統」，而非代表中國全境的「中華民國總統」。因此，對於台灣進行所謂「中華民國台灣化」過程的時間點，<sup>9</sup> 江澤民提出促進統一的論述，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此一言論被包含在1995年1月的「江八點」。<sup>10</sup>換言之，江澤民政府對李登輝政府採取和平促進統一的政策應對。

<sup>9</sup> 若林正文，《台灣的政治：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戰後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

<sup>10</sup> 松田康博，〈中国の対台湾政策：江沢民8項目提案の形成過程〉，頁22-24。

隨後，李登輝在 1995 年 4 月提出「李六條」以改善兩岸關係局勢，並營造可能進行高層會談的樂觀氣氛。但是，隨著江澤民政府促進統一的呼聲提高，李登輝並未在促進統一部分進行回應。取而代之，李登輝政府試圖加強外交政策發展，以實現訪問日本及美國進行挑戰。中國對台採取較寬鬆的政策正是台灣擴大外交空間的最佳機會。對此，在 1995 年 5 月李登輝訪問美國時，中國態度突然轉為強硬，不僅藉由對台周邊進行飛彈試射及聯合軍演等方式進行回應，同時指名批判李登輝，此即「文攻武嚇」的強硬措施。結果讓 1996 年 3 月總統選舉在中國的軍事演習下舉行；此次選舉除李登輝之外，另有三位有力的候選人與之競爭，分別為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的彭明敏、由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脫黨的林洋港及陳履安。民進黨是具有台灣獨立綱領的改變現狀勢力，前國民黨的兩位候選人則是反對李登輝的統一派、保守派。最終，李登輝主導民主化、本土化改革但不訴諸獨立的維持現狀派，並以 54% 壓倒性得票率取得勝利。

換言之，中國以政策轉換試圖牽制李登輝的方式，反而造成反效果；何況一般民眾亦能感受到「文攻武嚇」，從而改變了自 1970 年代末期以來，對中國大陸長期以來採取溫和策略的印象。台灣人民的主流認同從 1996 年至 1999 年期間急速轉變為「台灣人」（參照圖 2 之「第一次上升期」）。中國藉由「文攻武嚇」的方式，未能贏得中間勢力，反而使其更加推向敵人。

因此，1996 年作為第一次民主選舉同時，如何保護自己抵抗來自中國大陸的攻勢，或如何與中國大陸建立關係，皆成為台灣總統選舉最大的主題。

### 參、2000 年選舉：從「辜汪會談」到再次「文攻武嚇」

儘管如此，江澤民政府並未放棄對作為民選總統的李登輝採取促進和平統一的政策。儘管了解到「文攻武嚇」導致台灣認同第一次上升（如圖 2 所示），江澤民依然積極持續該政策，除了表示「作為第一步，海峽兩岸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中略），及早同我們進行政治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sup>11</sup>並在「江八點」原則下再次展開兩岸之間的對話。

江澤民政府首先力圖改善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帶來的影響，並修補與柯林頓政府之惡化關係。1997 年江澤民訪美及 1998 年柯林頓訪中期間，柯林頓表示包含「不支持台灣獨立」在內的「三不」，令台灣立場遭到弱化；<sup>12</sup>除此之外，柯林頓政府曾建議兩岸之間進行所謂的「中程協議」談判，也讓台灣面對美方在對中談判上之有形及無形壓力。<sup>13</sup>至於中國則藉此機會再次與台灣恢復談判，台灣也接受談判，因此 1998 年 10 月實現了第二次「辜汪會晤」。經過對此次會

---

<sup>11</sup>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1。

<sup>12</sup> 台方對於美方的「三不」發言感到意外。因為美國並未提前知會台灣，而是逕自宣布。李登輝受訪·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台北：印刻出版社，2001 年），296-297 頁。

<sup>13</sup> 兩岸之間「中程協議」（modus vivendi/interim arrangements）理論源自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 Joseph S. Nye, Jr. 呼籲「美國對台政策應當明確」的一篇論文。此外，時任助理國務卿 Stanley Roth 與任教於喬治華盛頓大學並被認為對美國歷屆政府中國政策具影響力的教授 Harry Harding 都宣布類似概念。Joseph S. Nye, Jr., "A Taiwan Deal,"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8, 1993; Shirley A. Kan, "China/Taiwan: Evolution of the 'One China' Policy – Key Statements from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Order Code RL30341, Updated May 24, 2001, pp. 44-45; Harry Harding, "Again on Interim Arrangements in the Taiwan Strait," in Gerrit Gong, ed., *Taiwan Strait Dilemmas: China-Taiwan-U. S. Polici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談進程，可發現到中國相當熱衷於「表面上假裝」促進統一，台灣則以「建設性對話」，而非「統一談判」或「政治談判」（二者幾乎是同義）回應。

另一方面，中國藉由成功邀請台灣出席會談，並定位為「政治談判的程序性磋商」，<sup>14</sup>在會談之後便單方面表示「兩岸政治對話已經開始」，<sup>15</sup>目的乃試圖讓國內外接收到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治談判好像已經開始的印象。因此，江澤民政府希望以 2000 年總統選舉為目標，盡全力在李登輝政府期間為統一台灣鋪平道路；然而，將台灣看作是中國一部份的印象操作，卻也讓台灣方面產生強烈的警戒。<sup>16</sup>1999 年秋，辜汪會談雖預定在台灣舉行，但李登輝在 7 月發表「兩國論」（中國大陸與台灣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此一相較於統一更像是獨立的發言，<sup>17</sup>遭致中國強烈反彈，辜汪會晤也因此取消。「兩國論」的發言對江澤民在推動和平統一的單方面過程造成相當的後退。

面對「兩國論」的發言，江澤民的對台政策如同 4 年前的軌跡。儘管以辜汪會談為基礎，由於單方面推動和平統一導致台灣方面的反對，中國遂於 1999 年夏天，對李登輝再次進行批評並推動軍事演習，試圖透過政治及軍事層面進行施壓。不過，同年 9 月台灣中部發生 921 大地震仍使緊張關係有所緩和，畢竟在「台灣同胞」受苦於自然災害時，施加軍事壓力是缺乏正當性的。

---

<sup>14</sup> 吉崎知典、道下德成、兵頭慎治、松田康博、伊豆山真理，〈交渉と安全保障〉，《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5 卷第 3 号（2003 年 3 月），頁 123-124。

<sup>15</sup> 見〈唐樹備在汪辜見面的吹風會上說兩岸政治對話已經開始〉，《人民日報（海外版）》，1998 年 10 月 15 日。

<sup>16</sup> 吉崎知典、道下德成、兵頭慎治、松田康博、伊豆山真理，前揭文，頁 124。

<sup>17</sup> 小笠原欣幸，《台灣總統選舉》，頁 121。



最終，中國不完備的強硬策略迎來了 2000 年選舉。該年選舉是史無前例的均勢對抗，國民黨的連戰、原國民黨的宋楚瑜及民進黨的陳水扁，不到最後一刻難以知道結果。由於擔憂獨派的陳水扁當選，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投票日前進行恐嚇式發言並大幅報導。然而，如 1996 年選舉一樣，此舉也導致台灣內部強烈反感，結果讓中國最不希望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 39% 得票率當選。

#### 肆、2004 年選舉：外交鬥爭與飛彈軍備擴張

由於陳水扁政府是少數政府，2004 年連任的可能性或許不大。為此，比起直接成為陳水扁政府的對手，中國希望由分裂的國民黨以及宋楚瑜在選舉後組成的親民黨共同推出候選人，至於陳水扁則透過在就職演說中首次提到「四不一沒有」，<sup>18</sup>以及針對中國大陸之「統合論」、「憲法一中論」，與前往大陸投資的「積極開放」等，以重申前述統派政策宣言來緩解中國不安。<sup>19</sup>問題是，中國方面對此根本沒有回應。基本上，胡錦濤政府可能把獨派的陳水扁政府當作敵人，將明確支持統一的新黨當作盟友，在立法院中佔多數的國民黨與親民黨兩黨則視為中間勢力。

2002 年 7 月，陳水扁就任民進黨黨主席當天，諾魯宣布與台灣斷交。以客觀的角度來看，這是來自中國的挑釁行為，對陳水扁來說，也是他再怎麼向中國大陸妥協，都不會得到回應的訊息。倒不

---

<sup>18</sup> 亦即「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此一發言蘊含著不會改變李登輝執政時期統一政策體系之意涵。

<sup>19</sup> 松田康博，〈改善の『機会』は存在したか？中台關係の構造変化〉，若林正丈編，《ポスト民主化期の台湾政治：陳水扁政權の 8 年》（東京：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經濟研究所，2010 年），頁 232-236。

如說，如果陳水扁繼續顧慮中國，反而會失去獨派的支持，將會危及連任，因此他不久便提出「一邊一國論」（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成為在確保獨派支持下提出之連任策略。換言之，中國的挑釁最終導致台灣以挑釁回應。<sup>20</sup>

與此同時，中國針對陳水扁連任的軍事擴張開始展開；在對準台灣的軍事威脅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短程彈道飛彈戰力之迅速提升，從 2000 年僅 200 枚左右，數量迅速增加至 2008 年的超過 1000 枚，致使它從誰都能感受到的武裝威脅，轉變為除了專家之外、難以察覺的軍事擴張。<sup>21</sup>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外交鬥爭仍繼續進行，這是一場獲得邦交國的爭奪戰。<sup>22</sup>陳水扁執政期間，台灣與三個國家建交，其中只有兩個國家從中國轉以承認台灣，同時有九個國家從台灣轉以承認中國。中國試圖利用其壓倒性的經濟實力與國際政治影響力，對陳水扁政府持續施加外交壓力。

2003 年，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成為正、副總統候選人，成立國親聯盟，向陳水扁發起挑戰。這似乎讓 2000 年得票率獲得 39% 的陳水扁斷絕了連任機會，因為若將連戰與宋楚瑜在 2000 年獲得的選票相加，大約可以達到 60% 的選票。

儘管如此，來自中國的導彈軍備擴張壓力和國親聯盟，反而被陳水扁用在他的連任戰略中。另外利用新頒布的《公民投票法》，使「是否強化國防」等全民公投與 2004 年總統大選同時舉行。國民黨、

---

<sup>20</sup> 同上，頁 237-238。

<sup>21</sup> 同上，頁 258-259。

<sup>22</sup> 松田康博，〈中南米地域をめぐる中台關係〉，川島真、遠藤貢、高原明生、松田康博編著，《中国の外交戦略と世界秩序：理念・政策・現地の視線》（昭和堂，2020 年），頁 241-242。

親民黨兩黨皆認為此舉危險進而反對，<sup>23</sup>其原因是，由於台灣的國際法地位未定，以致自決權行使應由台灣公民進行公投來來確認，此乃台獨的重要理論基礎，換言之，實施公投可能是導致中國使用武力的一次嚴重的「挑釁」。

中國認為，只要繼續向台灣政府施加外交及軍事壓力，透過國親聯盟就可以阻止陳水扁的連任；這種狀況代表將視為敵人的民進黨孤立化後，中國統一戰線工作的勝利。

但是，陳水扁反而利用中國對台灣的外交與軍事壓力，舉行了確認強化國防的全民公投，不僅將其轉變成一場政治運動，也將表示反對的國親聯盟推向台灣國防的對立面，甚至使其被貼上「更靠近對台灣施壓的中國」這種定位的標籤。最終，中國支持國親聯盟的目標落空，而成功挑起台灣認同感的陳水扁則以微小差距連任。<sup>24</sup>

#### 伍、2008 年選舉：「胡四點」與「反分裂國家法」

如上所述，中國首次將民進黨政府視為主要敵人，將陳水扁逼到絕境，卻反而以一種中國最不希望的方式實現陳水扁的連任，甚至其結果可能使民進黨的執政長期化。中國雖公開宣布對台獨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實際使用武力或將導致美國介入，以結果來說，除了與台灣統一之路更為遙遠之外，也會對中國的經濟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因此，中國不會輕率出手。換言之，中國面臨著如何保持體面的同時，避免選擇使用武力的嚴峻挑戰。

胡錦濤政府所制定的是，如果連任的陳水扁政府走台獨路線，應該如何回應的避險策略。第一個轉折點是陳水扁第二任期就職三

<sup>23</sup> 松田康博，〈改善の『機会』は存在したか？中台關係の構造変化〉，頁 238-239。

<sup>24</sup> 小笠原欣幸，〈台灣總統選舉〉，頁 172。

天前發布之「517 聲明」。<sup>25</sup>聲明中只使用「和平統一」一次。在此之前，等於「統一談判」的「政治談判」被「和平談判」取代，至於「和平統一」則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框架」所取代。然後，不只「承認一個中國」，如果台灣「摒棄『台獨』主張，停止『台獨』活動」，「三通」開始後「以利兩岸同胞便捷地進行經貿、交流、旅行、觀光等活動」；也就是說，胡錦濤政府從江澤民執政時期的「促進統一」策略，改轉向了「防止獨立」策略。

其次，在 2004 年 9 月繼江澤民之後接任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胡錦濤，強化權力後，也就是在 2005 年 3 月發表「胡四點」，<sup>26</sup>亦即：(1)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2) 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3) 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4) 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以否定的形式表達，這也是一個重在防止獨立，並非促進統一的聲明。

第三，此後不久，中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反分裂國家法》，<sup>27</sup>其特徵主要有三：(1)「維持現狀」而非「促進統一」，(2) 將「一國兩制」政策表達為「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3) 將採取「非和平方式」的條件嚴格化，使動武條件維持一定的「戰略模糊」。

前述法律在西方媒體上雖作為「戰爭法」被報導，象徵中國的強硬政策，但實際上，陳水扁政府即使朝著獨立的方向發展，中國也沒有使用武力，而是主要著眼於並非統一談判的談判，並降低與

---

<sup>25</sup> 見〈中共中央台灣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授權 就當前兩岸關係問題發表聲明〉，《人民日報》，2004 年 5 月 17 日。

<sup>26</sup> 見〈胡錦濤提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四點意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3 月 5 日。

<sup>27</sup> 松田康博，〈改善の『機会』は存在したか？中台關係の構造変化〉，頁 242-244。

作為中間勢力之國民黨與親民黨的對話和談判門檻。<sup>28</sup>

2005 年 5 月，國民黨、親民黨兩黨回應胡錦濤之號召，兩黨領導人連戰與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透過連戰與胡錦濤的對談，雙方建立「國共平台」以增加交流機會，並讓共產黨可以對國民黨產生直接影響力。<sup>29</sup>相對地，陳水扁政府則在 2006 年因涉嫌挪用公款、洗錢等醜聞，政黨支持率以及向心力急速下滑。

2007 年 10 月，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中，向台灣發出各種訊息：<sup>30</sup>首先是「三個共同」，亦即（1）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2）13 億大陸同胞與 2300 萬台灣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3）任何涉及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由於對台灣使用武力無法「共同決定」，換句話說，這就是中國避免對台灣使用武力的邏輯。

其次是提議與台灣達成「和平協議」，這也是若不考慮前提條件（即一個中國）的話，可以算是溫和策略。胡錦濤甚至說：「我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基本上是希望降低兩岸交流的門檻、並提高使用武力的門檻，以支持國民黨復權。

另一方面，陳水扁的目標是得到與 2004 年大選同樣的動員效果，結合 2008 年總統大選同時舉行是否以中華民國或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入聯公投）。然而，國民黨藉由提出詢問是否返回聯合國的公民投票（返聯公投），假裝支持同樣參加聯合國，見招拆招，

---

<sup>28</sup> 同上，頁 242-244。

<sup>29</sup> 同上，頁 245、252-255。

<sup>30</sup> 同上，頁 249-251。

成功使陳水扁的策略發揮不了作用。<sup>31</sup>國民黨主席人選不是不受歡迎的連戰，而是人氣極高的台北前市長馬英九，估計勝算因此增加。

進言之，胡錦濤政府以陳水扁政府等獨派長期執政之可能性，重整政策體系，並以暗示兩岸關係穩定會給台灣帶來經濟利益，成功拉攏泛藍陣營。馬英九便利用這種形勢，通過與兩岸關係之穩定與制度化謀求經濟發展，並以「台灣的前途必須由台灣人民自己決定」等台灣化路線選擇贏得選舉。<sup>32</sup>可以說，中國統一戰線工作取得了成果。

在此時期，如圖 2 所示，並非台灣人認同感上升的時期，胡錦濤政府也避免因自身政策的轉變，導致台灣認同感上升。最重要的是，胡錦濤政府巧妙地以阻止獨立來轉換江澤民政府致力促進的統一政策，減少對台灣的強硬壓力，並給人麻煩製造者「是陳水扁而非中國」的印象，於此同時，在外交上也保持鄧小平留下的謹慎態度，也就是「韜光養晦」，對台政策方面也是如此。

### 陸、2012 年選舉：「九二共識」的勝利

對中國而言，馬英九政府是第一個相對合作的政府，也是唯一能夠在八年任期內保持兩岸關係穩定的政府。馬英九的勝利，讓中國得以透過對台灣當局的政策以及政黨之間組成的國共平台，對整個台灣社會施加影響，也就是說，胡錦濤政府所面臨的，乃是如何應對「與處於良好關係的台灣之相關政策」此一前所未有的局面。

對此，在 2008 年除夕公佈之所謂「胡六點」，最重要者有三：<sup>33</sup>

---

<sup>31</sup> 同上，頁 247-249。

<sup>32</sup> 小笠原欣幸，《台灣總統選舉》，頁 193。

<sup>33</sup> 松田康博，〈馬英九政權下の中台關係：經濟的依存から政治的依存へ？〉，松田

(1) 建議兩岸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有利于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即包括美國)經濟合作機製相銜接的可行途徑;(2) 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合情合理安排(暗示接受「外交休兵」，允許台灣與一些國際組織進行相關活動);(3) 表達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之強烈意願。據此，實際上從 2008 年開始的對台和解政策被正式以文字記載，迅速推進兩岸關係的穩定化與制度化進程。<sup>34</sup>兩岸在馬英九執政的 8 年中簽署了 23 項協議，其中 19 項是在第一任期內簽署，並以此基礎開始了兩岸直航以及大規模開放大陸遊客來台。其中，2010 年 6 月在重慶召開的第五次會議中達成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後，雙方在投資保護、產業合作、人身自由與安全等重要政策領域也簽署了協議。

中國對台灣所施加的外交或軍事壓力，基本上讓它表現得不明顯(並不是完全沒有)。相反地，中國基於「胡六點」，「給予」台灣一定的國際空間。<sup>35</sup>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就接受了馬英九政府呼籲的「外交休兵」，除了 2016 年 3 月馬英九政府末期與甘比亞斷交外，中國停止了與陳水扁政府時期展開的外交承認之戰。至於國際組織的活動，台灣自 2009 年以來一直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自 2013 年起參加國際民航組織(ICAO)年會，然後在 2010 與 2011 年分別與新加坡和紐西蘭開始經濟協議談判。<sup>36</sup>這些可能是

---

康博·清水麗編著，《現代台灣的政治經濟と中台關係》(東京:晃洋書房, 2018 年), 頁 167-169。

<sup>34</sup> 同上, 頁 169-171。

<sup>35</sup> 同上, 頁 171-172。

<sup>36</sup> 馬政府在第二任期分別與紐西蘭簽訂「紐西蘭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

因為中國並沒有完全阻止台灣的動作。

引起這些變化的關鍵字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九二共識」。「九二共識」的形成過程是複雜的：首先，「九二共識」概念源於 1992 年香港會談期間，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口頭共識，明明應該是共識，然而在兩岸之間內容並不相同；中國海協會的定義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台灣海基會也用了同樣表述，後面則加上了「但對於一個中國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和「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台灣方的定義，可以說是「同意彼此意見不同」(agree to disagree) 的共識，但中方並不是同意彼此意見不同，而是互不承認 (mutual non-recognition)，接近於不否認不同內部所主張的想法。<sup>37</sup>也就是說，即使馬英九在台灣內部主張自己是中華民國，大陸也不反對。對台灣來說，只要高呼「九二共識」這個神奇字眼，就可以通過發展對中關係，進而獲得一定的經濟收益、阻止多年來孤立無援且日益萎縮的國際空間，甚至一定的擴展也是有可能的。這種情況，是在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同時，與中國大陸深化對立之陳水扁執政時期相比的一個重大變化。

因此，馬英九爭取連任，最重要的是「九二共識」能否被選民所接受。<sup>38</sup>民進黨表示排斥、認為兩岸之間不同解釋的共識這種邏輯並不存在，然後以反對 ECFA 的立場進入選舉戰，馬英九和國民黨則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性。「九二共識」對重視穩定和經濟發展的

---

協定」(ANZTEC)，與新加坡簽訂「新加坡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sup>37</sup> 包宗和，〈一個超越歷史局限的兩岸觀：迎向『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新路線〉，蔡朝明主編，《馬總統執政後的兩岸新局：論兩岸關係新路向》(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 年)，頁 190-194；李明，〈新政府兩岸外交休兵政策之理念與作為〉，林碧炤主編，《兩岸外交休兵新思維》(台北：遠景基金會，2009 年)，頁 26-29。

<sup>38</sup> 小笠原欣幸，《台灣總統選舉》，頁 233。



都市區域選民產生效果。<sup>39</sup>可以這麼說，中國在馬英九執政之下，成功地拉攏了台灣經濟界龍頭，這也讓馬英九的連任被形容為「九二共識贏了」；換言之，共產黨為了籠絡中間勢力的國民黨，在妥協下做出的神奇話語，在兩岸間經濟面與社會面建立更深入連結，從而支持了馬英九政府的連任。可以這麼評價：馬英九的連任，並不是中國片面促進和平統一的政策，而是由於中國溫和防止獨立策略所獲得的成功。

### 柒、2016 年選舉：「馬習會」的實現

進入馬英九的第二任期之後，過去一直作為國民黨成功關鍵的「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制度化」反而成為不利因素，這不論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或是馬英九與習近平方面，都有其原因。

首先，中國持續對台灣實施所謂的「惠台政策」，使得處於敵對狀態的台海兩岸逐漸形成利益結構。<sup>40</sup>胡錦濤主政時期，中國透過各種措施深化兩岸的經濟關係，包括藉由地方層級的交流展開農水產品的採購、開放陸客赴台灣觀光，並在締結 ECFA 後對台灣的工業產品與農產品開放市場。這些政策在習近平執政後仍然持續進行，而且特別關注台灣中南部地區、中小企業，以及中低收入戶，這些族群據信為民進黨的核心支持者。

然而，這些「惠台政策」造成了「代理人問題」。<sup>41</sup>中國的目標是透過「利益輸送」削弱民進黨的支持基礎，讓台灣民意轉而支持

---

<sup>39</sup> 小笠原欣幸，《台灣總統選舉》，頁 259。

<sup>40</sup> 川上桃子，〈『惠台政策』のポリティカル・エコノミー〉，川上桃子・松本はる香編，《中台關係のダイナミズムと台灣—馬英九政權期の展開—》（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經濟研究所、2019 年），頁 92-94。

<sup>41</sup> 同上，頁 105-110。

國民黨，同時提升台灣人對中國的好感度，使台灣民意支持兩岸在未來邁向統一。然而，和預期相反的是這些政策的成效不彰，即便有效果也是相當有限，因為獲得「利益輸送」地區的投票行為並未出現大幅轉變。實際上，礙於市場機制，中國的大量收購行動無法以真正吸引生產者的價格進行收購；此外，在「利益輸送」的過程中，龐大利益僅由少數代理人取得，而非為數眾多的生產者們，導致一般民眾感受不到「惠台政策」所帶來的利益。

第二，馬英九與習近平追求的不僅止於經濟，兩者皆急於追求「政治性質的成果」。自 2013 年起，馬英九政府對「大陸」一詞開始修正有關「對陸關係」的話語；儘管伴隨著 2008 年以來兩岸交流的增加，台灣社會的實際情形是「台灣認同」比例隨之成長（請參見圖 2「第 2 次上升」），馬英九政府仍然越來越向中國大陸靠攏的方向邁進。

馬英九在 2013 年 4 月表示「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同年 6 月，在習近平與國民黨名譽主席吳伯雄的會晤中，後者採用了「一個中國架構」的說法，但在 7 月就任國民黨主席時，馬英九打給習近平主席的電報上，載明中國方面定義的「九二共識」，表示「海峽兩岸達成『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卻對台灣方面堅持的「各自表述」隻字未提。馬英九進一步在同年 10 月雙十演說表示「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sup>42</sup>這樣的說法與中國立場幾乎一致。馬英九政府有關「一個中國」說法的轉變，很可能獲得了中方的正面評價。<sup>43</sup>例如，2013 年 10 月，中

---

<sup>42</sup> 松田康博，〈馬英九政權下の中台關係：經濟的依存から政治的依存へ？〉，頁 182-183。

<sup>43</sup> 同上，頁 183 頁。

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與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舉行會面，兩人以「官銜」稱呼對方；兩人在 2014 年 2 月於中國南京、同年 6 月在台灣桃園舉行會晤，互稱「官銜」成為慣例。果然，不只是馬英九，而且是習近平，都積極藉由高層直接往來發展兩岸政治關係。

然而，2014 年 3 月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在立法院以人數優勢強行表決通過審查的學生運動越演越烈，學生最終佔領了立法院。由於向日葵成為這場運動的象徵，因此被稱為「太陽花學運」。根據吳介民的分析，這場運動是台灣公民社會對「中國因素」，也就是針對海峽兩岸政商關係網絡以及在地協力者網絡產生之作用力的抗拒與反作用力。<sup>44</sup>易言之，「太陽花學運」是台灣公民社會對於共產黨將國民黨視為夥伴，而馬英九呼應大陸採取親中路線的回應。

「太陽花學運」改變了台灣的社會氛圍。在此之前，台灣社會對於中國大陸日益擴大影響力充斥「無力感」；在前述學運發生後，這種無力感迅速消退，民眾開始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改變社會。<sup>45</sup>這項轉變導致國民黨在 2014 年 11 月的「九合一選舉」遭逢歷史性的慘敗。<sup>46</sup>

很顯然，台灣主流民意對大陸保持戒心，然而馬英九卻得出相反的結論，更加地親近大陸，積極尋求與習近平會面。習近平的看

---

<sup>44</sup> 吳介民、平井新訊，〈『太陽花運動』への道：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する抵抗〉，《日本台湾学会報》（日本台湾学会），第 17 号（2015 年 9 月），頁 34。

<sup>45</sup> 同上，頁 1-3。

<sup>46</sup> 有關 2014 年的地方大選，參考了下列資料。小笠原欣幸「馬英九政権へ NO を突きつけた台湾の民意」、nippon.com、2014 年 12 月 19 日、<<http://www.nippon.com/ja/currents/d00155/>>、2021 年 4 月 20 日閱覽。

法大致相同，因而有了實現「馬習會」的理由。<sup>47</sup>這是因為民進黨很可能在 2016 年舉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獲勝，倘若錯過這次機會，兩岸在未來 4-12 年內幾無可能舉辦領袖高峰會。

隨後，習近平在 2015 年 11 月訪問新加坡時，與馬英九舉行會面（中方正式名稱為「兩岸領導人會面」，以下簡稱馬習會）。這場自 1949 年兩岸分治以來首次的領袖高峰會，被國際媒體形容為「歷史性」會面，受到高度關注。但是，馬英九在公開發言中表示「九二共識」是「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的說法，明顯偏向中方的論述，顯露其對中國的妥協。<sup>48</sup>

這場會談對兩個月後的選舉結果並沒有造成重大影響。蔡英文與民進黨在 2016 年 1 月 16 日舉行的總統與立委選舉大獲全勝。蔡英文得到 56.12% 的得票率，以超過 300 萬張選票的差距重挫朱立倫，同時民進黨在立委選舉單獨過半。國民黨顯然未從歷史性的馬習會獲得好處，反而受到台灣民意的拒斥，在選舉中遭逢歷史性敗北，導致執政權落入民進黨手中。對中國而言，拉攏作為台灣政壇多數派之國民黨，結果卻讓國民黨淪為少數派，反而使得敵對的民進黨成為多數派。

### 捌、2020 年選舉：從「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到軍事施壓

跡象顯示，習近平在蔡英文在上任前後時曾尋求與台灣達成某種共識以取代「九二共識」。蔡英文早在 2015 年 6 月便主張「維持現狀」與「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其中，「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

---

<sup>47</sup> 松田康博，〈馬英九政權下の中台關係：經濟的依存から政治的依存へ？〉，頁 184-185。

<sup>48</sup> 同上，頁 186-188。

制」可以解釋為包括中國大陸與台灣，是一個象徵不同於台獨立場的關鍵字，也就是說，蔡英文訂下了不挑釁中國的維持現狀政策。<sup>49</sup>至於習近平在馬習會中便表示：「無論哪個黨派、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不啻是向蔡英文表達，中方對於「九二共識」名詞並不執著。<sup>50</sup>

此後，蔡英文一方面在 12 月表示「民進黨沒有否認 1992 年兩岸會談的歷史事實，也認同當年雙方都秉持相互諒解精神，求同存異」；並在當選之後，立即提出「我所講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是，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至於中國外長王毅則在 2 月指出，「台灣新的執政者會以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意接受他們自己『憲法』所規定的『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蔡英文在總統就職演說中指出，「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中略）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sup>51</sup>

前述發展顯示，由於民進黨內部分為堅定的台灣獨立派，以及由蔡英文為首的維持現狀派，習近平不再將蔡政府當作主要敵人，而是必須努力贏取的第三勢力。但是，事實是最終兩岸之間並未達成新共識。因此，習近平對於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蔡政府採取日趨嚴苛的政策。

---

<sup>49</sup> 松田康博，〈蔡英文政權的誕生及兩岸關係的轉變：『失去的機會』或『新常態的開端』？〉，《當代日本與東亞研究》，第 1 卷 4 号（2017 年 11 月），頁 5。

<sup>50</sup> 同上，頁 6。

<sup>51</sup> 同上，頁 6-14。

儘管如此，最初習近平的對台政策與過去相比並沒有太大變化。<sup>52</sup>在中共十九大會議上，藉由提及「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原則性字眼，強調其對台灣政策的延續性，作為關鍵字的有：（1）兩岸的「經濟社會融合發展」，<sup>53</sup>（2）兩岸的「心靈契合」，（3）給予台灣同胞「與國民同等待遇」等。

即使習近平提出「六個任何」的強勢說法是牽制台獨的對台強硬策略；這依然是延續以往軟硬兼施的政策。中國在 2018 年 2 月提出「惠台 31 條」作為具體措施。「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第 1-12 條）、「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第 13-31 條）。<sup>54</sup>簡言之，在中共十九大會議期間，習近平延續胡錦濤時代的對台政策，試圖以經濟籠絡台胞的溫和政策。

不過，民進黨在 2018 年 11 月的地方大選慘敗，習近平有可能判斷蔡英文連任無望，便著眼於國民黨重返執政在即，轉換為「片面促進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 週年的重要談話中，呼籲台灣各界共同商討「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並且宣示「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sup>55</sup>從而直接

---

<sup>52</sup> 松田康博，〈米中台關係の展開と蔡英文再選〉，佐藤幸人、小笠原欣幸、松田康博、川上桃子著，《蔡英文再選：2020 年台灣總統選舉と第 2 期蔡政權の課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アジア經濟研究所，2020 年），頁 55-57。

<sup>53</sup> 十九大報告中並沒有使用「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說法，但是在對於十九大報告的解釋時使用了這種說法。張志軍，《黨的十九大報告為對台工作指明了方向》（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10/t20171018\\_11854049.htm](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10/t20171018_11854049.htm)、2021 年 4 月 20 日閱覽。

<sup>54</sup> 松田康博〈米中台關係の展開と蔡英文再選〉，頁 57-58。

<sup>55</sup> 同上，頁 55-57。

打破 14 年來的禁忌：以「使用武力」取代 2005 年《反分裂國家法》所稱的「非和平手段」，這種強硬言論無疑等於向台灣發布「投降勸告」。

由於蔡英文明確拒絕習近平的呼籲，<sup>56</sup>讓她的支持率從谷底反彈，加上 2019 年 6 月起，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情勢明顯惡化，反對將嫌犯引渡至中國大陸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愈演愈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鎮壓行動在 6 月變得更加暴力；該法案在 6 月遭到擱置，港府最終於 10 月宣布撤回，卻為時已晚。習近平與港府持續採行陷入泥淖的「止暴制亂」政策，導致反對者被迫繼續絕望的抵抗運動。眼見香港慘狀的台灣民眾，大大地降低了對中國的期待，情勢的改變有利於蔡英文的選情。<sup>57</sup>這使得習近平的對台政策，只剩下在外交與軍事領域施壓，「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再也沒有被提起。自 2017 年起，台灣再也沒有收到 WHA 等國際組織邀請函，且自蔡政府執政以來，習近平已經讓 7 個邦交國將外交承認轉向北京，相較陳水扁執政 8 年與 9 國斷交的速度還要快上許多，其中兩個國家（所羅門群島、吉里巴斯）於 2019 年 9 月（接近總統大選的時間點）與北京建交，挑釁的意味濃厚。

除此之外，自 2018 年底開始，解放軍的軍機與軍艦不間斷地在台灣周邊繞行，甚至數度越過台灣海峽中線進行挑釁。<sup>58</sup>2019 年 7 月 24 日，在蔡英文結束中美洲訪問後，中國在甫發表的《國防白皮書》指出：「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中略）如果有人要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予以挫敗，捍衛

---

<sup>56</sup> 同上，頁 59-61。

<sup>57</sup> 同上，頁 65-68。

<sup>58</sup> 同上，頁 47、61-65。

國家統一」，期盼透過強硬發言來牽制蔡政府。可以這麼說，習近平嘗試在以往溫和策略以外，片面實施促進統一的政策，不料適得其反，最終只能選擇強硬措施來阻止台灣走向獨立。此種模式與 1996 與 2000 年江澤民政府在李登輝執政時推動促進統一政策，結果招致台灣反對，最終改以軍事施壓的例子雷同。不過，習近平沒有選擇在（如同前述李登輝執政時）提倡形式統一的國民黨執政時期，而是在高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執政期間推動片面促統政策，很可能因而誤判了轉向促統政策帶來的前景與反彈。

除此之外，不同於扁政府時期，民進黨在蔡英文領導下全面執政，在立法院亦佔有多數，據此，立法院在 2019 年通過《國安五法》與《反滲透法》等意在防止中國對台灣施加影響力的法律。<sup>59</sup> 至此，習近平失去國共平台、海協會與海基會的溝通機制，也無法繼續透過在地協力者進行利益輸送，使得對台灣施加影響力變得困難重重。也就是說，習近平除了擴大經濟制裁與軍事施壓，幾無其他政策手段。然而諷刺的是，當習近平推動「片面促進和平統一和強硬防止台灣獨立」的策略時，反而成為蔡英文連任之路的助力。

## 玖、結語

本文透過分析中國對台政策，對於 1996 年以來七次台灣總統大選的影響，歸結出以下特點。

第一，由於江澤民執政時期並未放棄推動「片面的和平統一政策」，中國最初對 1996 與 2000 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採取溫和策略，在選舉前夕才轉變為強硬策略，這樣的轉變訂下了日後中國對台政策

---

<sup>59</sup> 同上，頁 60-61。



的發展模式。從圖 1 可以觀察到，前述中國對台政策自右上方「片面的和平統一」朝左下方「軍事施壓」大幅轉變。這種從「片面的和平統一」轉向「軍事施壓」的模式使台灣對大陸的觀感惡化，在台灣催生了傾向對中國大陸採取堅定態度的政府。

第二，在民進黨執政與中國經濟實力大幅增長的背景下，胡錦濤執政時期改變了對台政策的主軸，也就是從「促統」轉向「防獨」，並從採取武力威脅等強硬策略，轉而推行促進經濟融合為主的溫和策略，致使中共的對台政策在胡錦濤時代從圖 1 左下方「軍事施壓」，朝著左上方「經濟籠絡」移動。為了應對台灣推動本土化的發展，中國對台政策的重點從「促統」轉向「防獨」，因此在軍事施壓方面放棄了引人注目的軍事演習，轉而採取較低調的飛彈擴張，並將對台政策的重點擺在經濟統合政策。胡錦濤避免為了促進兩岸統一，而強行推動片面的促統政策。這樣的對台政策主張，主要應用在陳水扁與馬英九執政時期，也就是 2004、2008、2012 與 2016 年總統大選的對台政策主旋律。

第三，習近平上任後延續胡錦濤的政策，積極尋求「解決台灣問題」的歷史大業，因而踏上了與江澤民相似的政策選擇軌跡。首先，截至 2018 年為止，習近平選擇了包括「馬習會」與「惠台 31 條」等防止台獨的溫和策略，但是到了 2019 年，當蔡英文的連任之路看起來岌岌可危時，習近平轉而推行促進片面的和平統一政策，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由於蔡政府斷然拒絕加上惡化的香港情勢，竟然重新凝聚台灣民意支持，逆轉了蔡英文原先低迷的選情，對此，習近平別無選擇，僅能採取更加強硬的措施，一方面在國際上加速使邦交國由台北轉向北京，在軍事方面則推動愈發露骨的政

策，包括派遣軍機與軍艦在台灣周邊活動，甚至通過台灣海峽等。換句話說，從圖 1 來看，習近平的政策選擇正從左上方「經濟籠絡」朝向右上方「片面的和平統一」演變，最後再往左下方「軍事施壓」移動；前述政策轉變，再次招致台灣內部的激烈反彈，導致習近平近乎失去自胡錦濤時代以來為籠絡台灣而苦心經營的政策結果。

總而言之，綜觀 1996 至 2020 年之間，中國對 7 次台灣總統大選所採取的政策，可以清楚地瞭解中國陷入苦惱的理由。對中國而言，最佳情境是由中國實現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然而對台灣而言，與中國大陸統一不具絲毫魅力，因此不易實現。所以，中國為了實現將來的統一，短期內只能繼續採取防止台灣獨立的政策。只不過，在台灣，總統與立委皆是透過定期民主程序產生，儘管中國想在選舉過程中施加影響力，但若採取強硬措施又會招致反彈，反而讓不中意的人選獲勝，例如：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因此，若中國選擇推動經濟籠絡等溫和策略，這些溫和策略也許短期內難見成效，未來也不一定能誘導台灣選擇統一，相對地，若中國領導人有志於在任期內取得重大成就，或將著手推動片面的和平統一策略，結果往往受到台灣強烈抗拒，並迫使中國轉向強硬策略，只不過，一旦中國轉趨強硬，又勢必引發台灣更激烈的反彈，導致民進黨勝選。簡言之，中國對台灣推動溫和策略時，便可迎來其希冀的選舉結果，但採取強硬策略時則必定適得其反；例如，中國的溫和策略在 2008 與 2012 年選舉中獲致成功，然而這些成果卻幾乎在 2020 年蕩然無存。可以說，中國經過 7 次總統選舉的對台政策發展，終究因自身失策而身陷僵局。